

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法】兰 波 著
王道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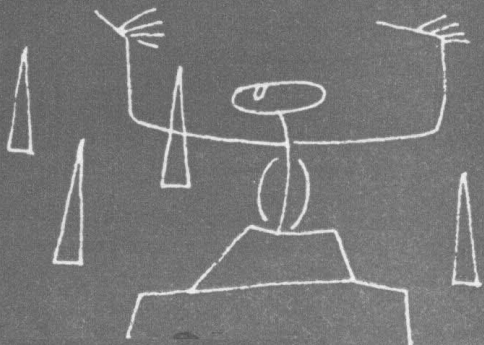
地獄一季

〔法〕兰 波 著

王道乾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

地 狱 一 季



地 狱 一 季

兰 波 著

王道乾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1插页 60,000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册

ISBN 7-5360-0776-0 /I·694

定价：1.75元

内 容 简 介

在兰波的全部作品中，《地狱一季》是最能让人联想到作者的短暂而坎坷的生平的。

本书讲述一个人如何从一个地狱中奋力挣脱出来，以及所有现代人如何从被“地狱”观念限制的世界中挣脱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显示了个人的精神拼搏，又表现了整个社会为摆脱历史的重压而进行惨酷斗争的力量。

兰波是现代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他的《地狱一季》，以最小的篇幅证实了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极大的影响和奇迹般的存在。

总 序

彭燕郊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诗歌观念的更新，诗人们开拓了诗歌内容的新的领域，进行了诗歌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多种实验，现代自由诗和现代散文诗的出现，标志着诗歌史新时代的来临。法国从贝尔特朗、波特莱尔、兰波、洛特莱阿芒到圣·琼·佩斯，美国从惠特曼到艾伦·金斯伯格，在现代诗节日庆典般喧闹的进军中，散文诗最为引人注目。从传统的诗歌观念看，现代散文诗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挑战性地富于叛逆精神的，它是新的思维的诗，新的语言的诗。贝尔特朗、惠特曼所发现的新的诗歌素质，新的韵律，以及他们以后的诗人们通过不懈的热情探索不断发现的诗歌艺术发展的新的无限的可能性，有力地激发了全世界诗人。波特莱尔曾说，他是看了二十遍贝尔特朗之后才写他的《巴黎的忧郁》的，惠特曼第一个打破了诗与散文的严格界限，使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高度散文化的诗和高度诗化的散文的奇妙结合，惠特曼的自由诗至今还

在推动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他和贝尔特朗、兰波、洛特莱阿芒的影响都远远超出诗的、文学的范围，尼采从《夜之卡斯帕尔》得到启示，兰波散文诗提出的“通灵说”和“语言炼金术”把文艺推向新的高度。惠特曼被美国的敲打派和新超现实主义、洛特莱阿芒被法国超现实主义奉为祖师，他们的作品被视为“圣经”，在热情的探索者中，马拉美，艾梅·洛厄尔，阿拉贡……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们的建树是不可磨灭的。继他们之后，现代散文诗作为最具活力的新诗体，很快地在俄国、南欧、中东、拉美、日本和我国得到发展，现代散文诗名作在现代诗优秀成果中占有很大比重，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散文诗人更多了，这种势头不能不叫人想起文学史上那些诗运代兴时期的盛况。由于散文诗曾经被视为处于两个遥远的极端而被人为地凑合在一起的异物，传统观念习惯于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小道”，今天，经过诗人们的努力，它已发展到不仅包容了自由诗，而且如像圣·琼·佩斯的《航标》、《阿纳巴斯》、《流亡》，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卡第绪》所显示的那样，有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自由诗的趋向。它是否会像自由诗战胜格律诗那样，成为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诗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场巨大变化正在悄悄地然而不可遏止地进行

着，这已是现代诗人面临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历史上，我国是诗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诗歌和散文都有过辉煌的成就，古代文学作品中已不乏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诗佳作，只是由于长期的封闭停滞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近代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艰苦，精神界的先驱者们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地使我们从昏睡中觉醒，并满怀信心地参加到创建人类新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新文学的最独特成就或许可以说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它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方为世界文学作出的最佳贡献之一。《野草》深沉的生命意识是不朽的，在现代诗歌史上，它的意义只有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可以比拟；在现代散文诗艺术中，它和贝尔特朗的《夜之卡斯帕尔》，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兰波的两部散文诗集，洛特莱阿芒的《马尔陀罗之歌》等，同属里程碑式的杰作。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坎坷历程并未使它失去希望，而是锻炼了它。近年来，散文诗创作活跃，出现了不少好作品，不少作者已经或正在努力摆脱陈腐的浪漫主义影响的残余，摒弃那种新式风花雪月和多愁善感，厌恶那种以散文诗为博取廉价效果的精致玩艺的轻率作风，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有现代意识，更人

性，更富于新的诗的素质。熟悉现代散文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了解现代散文诗发展的最新动向，已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迫切的愿望。

我们编译《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就是想在在这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尽可能全面地收入现代散文诗自贝尔特朗以来的名作，已有多种译本的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等的散文诗作暂不列入，译文均从原文译出，避免转译。各书均有译者写的较详尽的评介、必要的注释和有关资料，希望能借此提供一个现代散文诗的较鲜明完整的轮廓。波特莱尔曾预言：二十世纪将是散文诗的时代，我们相信，正在沿着《野草》开辟的新的道路奋勇前进的我们的诗人们，必将为世界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不断贡献新的力作。

一九八八、六月

目 录

兰波的《地狱一季》……[法]马尔加莱特·达维斯	
秦海鹰 译	1
序诗	25
坏血统	27
地狱之夜	38
谵妄 I 疯狂的童贞女	42
谵妄 II 言语炼金术	49
不可能	60
闪光	64
清晨	66
永别	68
“通灵人”书信之一	71
“通灵人”书信之二	75
“通灵论”简说	李夏裔 84
阿尔蒂尔·兰波小传	秦海鹰 103

兰波的《地狱一季》

[法] 马尔加莱特·达维斯

秦海鹰 译

在兰波的全部作品中，《地狱一季》最让人联想到作者的生平。这本诗集经常被误解为一串自发的呼号，一团松散的混乱。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成熟的作品，结构严谨，形式奇特，自成一体。诗人凭借语言的摹仿力深入剖析了一种处于极度精神危机中的个人心态，并把这一个人心态置于西方社会危机的历史背景上进行了考察。本文的目的便是分析诗人在这两个层次上探索时采用的具体手法。

正如书名所示，这本诗集的内容以“地狱”一词为核心展开。诗人讲述一个人如何从自身地狱中奋力挣脱出来，以及全体现代人如何从受“地狱”观念制约的旧世界中奋力挣脱出来。当诗人在结尾处宣称他已胜利在握，宣称他必须成为一个彻底的现代人时，他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且是整个现代社会。像一个季节般告终的正是基督教本身以及与其

相关的惩罚人的地狱。简言之，诗集描出的轨迹既是个人的精神拼搏，又是西方社会为摆脱基督教的历史重压、为建立新的信仰和新的道德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

“我终于让人类的全部希望在我的思想中彻底破灭”（《序诗》）。希望的破灭在诗人从异教的童年走向地狱边缘的生活旅程中突然发作，给诗人的思想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看到了死亡，以及基督教背景下死亡展示的前景：或者永世得救，或者永下地狱。永恒的恩赐及永恒的惩罚，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极端界定了《地狱一季》的想像空间。

因此，诗集一开始就勾勒出一个徘徊于两极之间的基本结构。这种摇摆无定也是兰波全部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处处都交替着憧憬与幻灭、沉醉与狂怒、宏大的抱负与绝望的失败。这种方式建立了“缺口”主题。不过，在其它作品中，交替明显地以线性渐进方式发展，“缺口”主题一般只出现在结尾处。而在《地狱一季》中，得救与受罚这两个极端构成的画面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成为整部作品赖以凝结的聚焦点，并且在语链展开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同时显现。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分析：表述两极引力的词汇都与基督教的形象相关，

由此可以推断，诗人把这两种基本倾向归结于他所受的基督教教育，隐约感到使他痛苦万分的矛盾来源于此，并决意超越这种矛盾。总之，《地狱一季》表现出的摇摆于两极之间的不稳定运动一开始就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但诗人也是从一开始就寻求两极之间的一个立足点。他厌倦了这种命题与反命题之间无休止的彷徨，渴望找到一个统一两者的综合方法。他的拆衷办法不是求助于上帝也不是乞灵于撒旦，不是上天堂也不是下地狱，不是升为天使也不是沦为禽兽，而是作大地上的人。他最终“回归大地”，“拥抱现实”，他要以坚实的脚步，而不是以空泛的幻想，“走进壮丽辉煌的都城”。

《地狱一季》展现了人的生命沿时间轴的演进。生命根植于过去，但又必须挣脱过去才能成长壮大。生命本身就孕育着自身的变化，常常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未来。这种凌驾于沉重主体之上的运动充满活力，势不可挡，在诗集中得到了成功的描述。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总标题选用的意象中。“一季”同时指代大自然的生命现象和人的生命现象，是生命诞生、成长、死亡的过程。“一季”消逝，新的一季接替它，给它带来新生。所以，“一季”表现的是生命循环往复的运动，生命在这一运动中包含并主宰着时间的进程。

除了季节的前进这一主题外，诗集还写了人在自己生命过程中前进的主题。首先，《坏血统》描述了奴隶在历史进程中、在武器和时间的奴役下的强制性前进。此后，曙光渐渐代替黑夜，炽热的地狱渐渐代替秋季。伴随着“好了”“走我二十年的路”以及“寻求神圣之光”等句的节拍，这种进程逐渐与未来各族人民的行进、与他们跨入灿烂辉煌的都城的步伐汇合在一起。这样，时间上的运动又因空间上的运动而显得更加突出。最后，“可憎的灌木”（即由于距离而变得矮小的善恶树）被诗人抛在“自我”身后，沙滩和山岭之外露出未来。

暗示运动的另一个形象是热病。它像海浪一样汹涌奔来，形成连续不断的浪峰和浪谷，时而间歇，时而复起，但总是随着时间向前推进，转入它的下一个状态：死亡或者康复。

诗人在表现这种随时间而加剧的危机时基本上采取了悲剧形式。从开篇他与撒旦的对话，到《坏血统》中他扮演的一个又一个历史角色，到《地狱之夜》中丑角的扭曲表演，直至另一人物“疯女”的出场作证，这中间充满突兀的对比、假想的对话。诗人自导自演，自己提问，自己回答。从修辞上看，这种造成悬念和夸张效果的悲剧视角恰恰是表现诗人自身精神搏斗的绝好形式。通过对话，诗

人随时反映出使他身心俱裂的矛盾冲突。他那甫甫式的评论意味着距离，而这距离使他能够保持平衡。与此同时，场景的迅速变换更突出了精神搏斗充满活力的进程。倒叙和重复手法的运用使读者既看到他无休止的精神彷徨又感到一种悬念效果。而部分段落中某些响亮的辅音着了魔似的重复出现，使蹩脚演员的声调更加戏剧化。

不过，悲剧形式的选择，作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表现在更深的层面上。在《不可能》中，当他寻回了几分廉价的理性，变得有能力分析自己的时候，他宣布导致他的精神胡言乱语的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基督教这一科学宣告诞生，人就一直在自我扮演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理。”他认定，基督教历史不过是人为自己编演出的一出长长的喜剧，生活真正成了“无休止的闹剧”（《坏血统》），他自己的生活的因此受到影响，成了一连串不断更换的戏剧角色。这里，可以再次看出他幻想的基本倾向与他如今认识的基督教之间有一种相似性。他所谓“通灵人”的方法的确是一种戏剧方法，靠着这种方法，他走出自身，极力去想像别样的生命、别样的世界。当他的谵妄达到顶点时，他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基督本人。这时，个人幻想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就变得一目了然了。另一个很能说

明问题的现实是，诗人一旦走上康复之路，一旦从所有闹剧中解放出来，便越来越少地追求表面的悲剧效果，尽管他继续用戏剧方式讲述他的故事。也许有必要附带指出，自我分身直至几乎同时担任不同的或相对的角色，这种作法既是精神病的一种症状也是毒品引起的精神错乱的症状。诗人决计要把每个角色重新扮演一遍，为的是摹拟一种确实像地狱一般的精神状态。

但是，演丑角的倾向只是事情的一面。危机发展到极点时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状同时也是人的一大荣耀。瓦雷里认为，正是自我审视的能力，即“正在意识的意识”，使人区别于动物。波德莱尔认为这种自审能力是任何艺术家不可缺少的性质。艺术家注视自己感受力的每一个活动，他探寻自我，发掘自我，甚至审判自我。这里，创造才能常与自我讥讽相结合。很明显，《地狱一季》的主导格调是讽刺，但不是贯穿全书、始终如一的讽刺。开始，讽刺带着冷笑，伴随着亵神的文字游戏以及尖刻的评论，似乎表达了反抗的态度。但渐渐地讽刺的声调有所缓和，最后和寻得的折衷办法联系起来，起着平衡心理的作用，使分裂的精神演出的种种狂怪游戏得到控制，达到真正主宰自己的目的。

这部内涵丰富的诗作，仿佛音乐对位法，创作

得非常精妙。各种因素随时都在错综交织，彼此呼应，相辅而行。这里，我们只想观察一下几个关键段落的主要效果：随时间而发展的辩证结构、悲剧视角的运用造成的戏剧性及讽刺手法等。诗人的每一次思想危机正是在这些手法的共同作用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此书一开始，诗人就规定了自己的视角。首句“过去，如果我记得不错”意味着诗人对自己记忆准确性有所怀疑，他用这种方法与自己的过去远远地拉开了距离。当他叙述到离叙述行为最近的一个时刻，即死亡展示出两种前景并引起他精神危机的时刻，这种距离效果带上了讽刺色彩：“当我几乎又要弄出最后一次‘走调’的时候”（《序诗》）。他简述了扮演过的各种角色——猛兽、罪犯、疯子，直到最后选择的“下地狱者”的角色，这时，他索性把自己搬上舞台，不再回顾，而是与撒旦直接对话。读者虽然看不到撒旦本人出场，但可以从“下地狱者”的眼睛和说话时的用词感到他的存在：“不过，亲爱的撒旦，我请求您，不要怒目相视！”诗人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词“conjuror”（该词既有“请求”的意思，又有“驱邪”的意思）和冷嘲热讽的口气，这意味着在表面意思下还暗藏着一层相反的意思，即这些献给撒旦的“纸片”实际上充满了“描写和教育

意义”。他通过这些办法暗示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已改换了新的态度。这种新的生活态度要比他正在回顾的态度有明显进步，并且使他具有了发表讽刺议论的能力。对他来讲，使他受害最深的最显见最核心理论就是原罪说。他首先嘲讽道：“骄奢淫逸，多么美妙”（《坏血统》）。但在同一篇中，兰波借用了一个相当费解的比喻（大多数诗人都用这种方式来吐露自己最隐讳的情感），表示他承认原罪观念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有那么一个东西在他肋旁扎下了根，并且在生长，把他击倒，把他拖来拖去。这一形象让人联想到一棵擎天大树，为了理解它我们可以借助诗作结尾另一个形象比喻：“可憎的灌木”，一般认为这灌木指的就是善恶树。一边是居高临下的大树，另一边是变得矮小的灌木，这正是原罪本身所固有的邪恶观念的形象比喻，而不只是某种具体的邪恶行为。接下来，他作为低劣种族的代表，通过扮演各种角色充当邪恶观念的化身。先是“乡下佬”、“叛逆”，然后他在幻觉中模仿一种似人非人的生活，回到最原始的时代，扮演基督教问世很久以前的异教黑奴。由于原罪观念是一种决定论，又加上维科和米什莱关于种族、气候影响人类历史的理论，诗人感到被重重围困在遗传之树的盘根之间无法自拔。